

星期文库

“京剧的文化之美”系列之三

文似看山不喜平

姚文冬

一段优秀的京剧唱段,唱腔不会设计得一马平川,正如清代文人袁枚说:“文似看山不喜平。若如井田方石,有何可观?惟壑谷幽深,峰峦起伏,乃令游者赏心悦目。或绝崖飞瀑,动魄惊心。山水既然,文章正尔。”京剧唱腔亦是如此,要有波澜,有曲折,否则会平淡无味。程派唱腔之所以好听,多是遵循了这样的原则。比如,程砚秋先生设计的《武家坡》“多蒙邻居对我言”一段慢板,虽短短六句,却简直就是六座形态各异的山峰,奇峻、陡峭、丰满,有悬崖,有深渊,有飞瀑,还有婉转的溪流,无论听还是唱,都十分过瘾。

当然,一出戏那么多唱段,都做到如此也不现实,如同一日三餐,不可能顿顿珍馐,但即便清茶素斋,若有一道特殊风味的小菜,哪怕一碟小咸菜相佐,这一餐也会生出味道。所以,多数貌似平实的唱段,就其中某一句或某个字,前辈艺术家必会巧妙设下“埋伏”,这个“埋伏”,可能是腾空而起的高音,也可能是急转直下的低音,或是一个复杂的拖腔,使这个唱段陡生难度。

例如,梅兰芳先生的《霸王别姬》,有一段南梆子唱段“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”,南梆子这个板式比西皮、二黄略显单纯,唱腔也不算复杂,且梅派素来力求简洁,不讲究花哨,始终保持平静从容的气度,因而这段唱整体平静从容,只要掌握了南梆子的唱腔规律,学会应该不难。但难就难在,唱第二句“我这里出帐外且散愁情”中“且散愁情”几个字时,音高突兀地拔起来,就仿佛一个人步履稳健地走在平路上,忽然来了个弹跳,连助跑都没有。这里的高音,就如同一片丘陵中拔地而起的一座险峰,风景发生质变。处理不好这几个高音,整段戏就等于砸了。好多演员在状态较差时,都不敢轻易碰这段。这种被前辈艺术家设置的“埋伏”,涵盖许多名段,仿佛是故意制造难度,对观众说:“可别小瞧了我!”

当然,能把平实的唱腔唱出韵味,更考验演员的功夫。有人说,《失街亭》“两国交锋龙虎斗”这段西皮原板,是一段正格、规范的唱段,一板一眼,节奏平稳,没什么出奇之处,好学易唱。其实,这段戏也绝不是“井田方石”,“埋伏”着一种看不见的东西,即演员对人物内心情绪的把控,要演活诸葛亮这个人物,对每个字词都要仔细掂量,若把握不好,就会唱得轻飘,听起来像口水歌。杨宝森先生唱这段,每一句、每个词都不含糊,比如唱到“管带三军要宽厚”的“要”字时,先生把这个字咬得很有力,充分表达了诸葛亮的谨慎不安和对马谡的厚望。貌似风平浪静,实则暗流涌动。

忆旧的快乐

任芙康

坡形。

故而,吴老画上的船埠,显然不是此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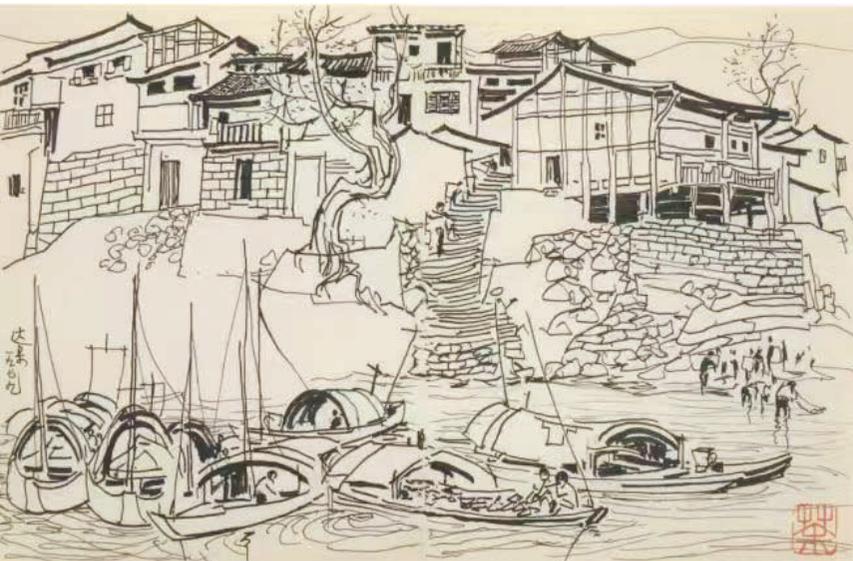
而环绕半座城池的州河岸边,较之南门,另有几处大小不一的港口。从下河上数,罐头厂有一个,肥皂厂有一个,棉纺厂有一个,箭亭子有一个,珠市街有一个,滩头街有一个,新达厂(与外贸局合用)有一个。上述诸处,与南门码头相比,小巫见大巫,明显差了气势,虽也铺设多寡不等的石阶,均不具有俨若素描“错综多姿”的形态。

但是,姑且可以认定画面与标题的准确无误。其景致的写实,人物的传神,妥妥属于当初达城沿河的面貌。实际上,我们应将此画,视为吴老经过写生之后,再度创作而成的艺术珍品。

确乎,这已殊为不易。关山阻隔的巴山小城,画坛如许知名大家,竟然千里迢迢地来过,神情专注地画过,实属一桩时不可逢的文化盛事,理应看作达州的荣光。

却说写罢前边文字,重新欣赏画作,我不再端详水面部分,因上部座座吊脚楼,叫人愈加沉浸。五六十年前,爬完左歪右斜的石砌台阶,拐进街口,往往会长呼一口爽气。小小古城的情分,每每扑面而来:“累了、累了,进屋尝尝茶、切(吃)面。”我从小爱打岔,时常故意问:“常客相因(便宜)点不?”店家慨然:“不消说噻,莫拘礼,你想付好多(多少)就好多。”

而如今,老家这些市井趣味,似已久违,不复再现矣。



我的老家话,乃1969年之前的达州方言,我可以脱口而出,且自认炉火纯青——这有点自负,煞是不当。但又无奈,乡亲们不许我低调。

多年来,我与他们口头交流,渐无水乳交融的亲热。即是说,我满口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土语,而对方出言虽声声川音,蹦出的却多为“普通话”的字、词、句。尤其是,先人的遗馈、浓厚的古韵,正从他们嘴里,放任自流地淡出,乃至消失。

货比货,他们自知惭愧。有人施以巧言,嫁祸为影视、广播、社交渗透之弊。另有见仁见智者,以我为例,说人家生活远方数十载,为何巴山的血脉仍在?并顺势提议,整理川东方言,顾问万不可少了任老。这般厚爱很是“讲究”,让人快乐。但我晓得轻重,断然不会从命。

日前,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唐林(曾任该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),微信发来吴冠中一幅素描,说是吴老笔下的《达县江边》,画于47年前的3月(恰是我入伍十年之后)。老唐试图弄清,这究竟

是达城的哪处渡口?经他请教若干“老达州”,莫衷一是,均答曰:“似恍似惚,看不出来。”

我与老唐,只见过两回。他病急乱投医,直通通奔我而来。业界行家,手有名画,典型的执经叩问,又凑巧不算问道于盲,等于给我一次忆旧的机会。

自家也心下明白,这把年纪,一沾故土往事,仍如同孩童稚拙附体,止不住竹筒倒豆子,就图个“炫技”的快意。遂稍作回想,不消一时三刻,写出几段,可丁可卯回复老唐。

1979年之前,达城名声最响的水运枢纽,非南门码头莫属。此地位于州河回水湾,水面宽阔,流速平缓,适于大小船舶下锚、停靠。船工、纤夫、挑夫、摊贩、旅人、洗衣女,整日川流不息。时时皆有稀奇翻新,逗引我们有闲便去“观光”。

眼花缭乱中,人们有条不紊,各行其是。少年儿郎,并不醒豁此地骨子里的“秩序”。店铺林立的南大街,为老城街巷宽敞之最。街面平展地伸延至河边。临水一段,则全用石板铺成

水火人生

赵盛基

人,从水里来,到火里去。单看起点和终点,人生似乎水深火热。然而,人生远不止起点与终点,漫漫征途中遍布大小驿站。人生也不只有水与火,既少不了酸甜苦辣,也免不了悲欢离合。起点和终点虽身不由己,但途中路线得自己规划——是坦途还是险滩,全看自己的决断。

水与火之间的这段旅程,既漫长,又短暂。说长,是因为有几十年,甚至上百年;说短,是因为人生苦短,想做的事情还没做完,想看的风景还没来得及看,终点站说到就到。而且,人生没有回头路,不是往返车,绝无后悔药。

有道是水火不容,可水与火终将见面——带着起点的水印,经过一路风尘,相会在终点站。其实,水火并非不容,水有水的温润,火有火的热烈。生活中,要有水的个性;工作上,要保持一团火的精神。水火兼备,完美一生。

水与火,是人生的重要馈赠。没有水的洗礼,人生履历便黯然失色;唯有火的涅槃,人生才算真正圆满。



● 百草园
于昌伟 欺骗

欺骗自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,尤其是在你急于相信某件事的时候。

降低目标

杨兵

儿子初三了,成绩中等,我给他订了一个考取本地最好高中的目标。有一次他和我敞开心扉交谈,他说:“那个目标太高了,感觉比较吃力,有点心灰意冷!”听后,我给他降低了目标,每次考试能进步就行了,哪怕一次多五分。在这样的要求下,他的成绩一次

比一次有所突破,也一次次感受到了进步的喜悦,从而有了更多的学习兴趣。

志存高远,高目标严要求固然可敬,但是也应该允许量力而行。有的时候,不妨降低目标,减少压力和焦虑,这样也能向上攀登,看到美丽的风景。